

DUSHUBO
DUANPIANXIAOSHUO
JINGXUAN

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精品力作
如椽巨笔勾勒新时代壮丽画卷

杜曙波 短篇小说精选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曙波短篇小说精选 / 杜曙波著. —1 版.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513 - 0226 - 5

I. ①杜… II. ①杜…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474 号

杜曙波短篇小说精选

作 者 杜曙波
责任编辑 曹 彦 刘 涛
封面设计 高 薇
版面设计 张 燕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hy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226 - 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8

序 农村问题的一种特殊书写方式——杜曙波短篇小说

集代序

阎安

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我对中国农村问题写作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农村是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渊藪，一切现代性的异化、回归和拷问，一切现代意义上的对人类基本模样的推导和求解，都以农村为出发点和终极参照。我来自农村，我热爱那个养育我的西北黄土高原。在那个实有意义上的也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故乡，我获得了关于人生、世界最基本和最稳定的理解。

很多年来，我很少动笔去书写、表现那个滋润过我灵魂生活的农耕故土。老实说，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定不下一个切入它的最贴切的角度。

对于写作而言，写作的方式甚至比写下的内容更为重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方式。这就好像打庄稼，从人力摔打到石磨碾场，再到机器脱粒加工，方式变了，参与其中的人跟着起变化，与人有关的一切生活场景也忽悠悠飘过来飘过去。闪电一样走马灯一般急速掠过的风景，是会让人产生困惑的。这种困惑的根底就是：我们怎样分解这种颇具现代意味的写作背景，才能最终把那个隐在幕后的文学形象定格在我们文学的记忆里。

农村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觉醒的一个现代性命题，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的、支撑性的一部分，但由于种种革命的制度性的和意识形态化的设定，对于农村问题的写作似乎一直还没有探索出最合理的表述方案。这使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一如既往，在西安，这种热烈的关注促使我和我的文学同仁们在自己的杂志上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叫作《我的精神地理》，这个栏目集中观照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或此种变化所引发的涉及人的精神动荡、内在灵魂生活等的一系列意义严重的后果。在写作方式上，我们极力提倡作家们采用散文的、纪实的方式，来深入记录今日中国农村的种种变迁。这个栏目运行一年多的情况使我坚信：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举措。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伴随着与物化进程同步的精神梳理，作家们都应以自己所能掌握的同时也最熟悉的一种方式进入当下中国的农村问题，让农村问题进入一个语言现场和精神现场，这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必然路径。

接触到杜曙波先生后，我惊喜地发现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诸多共同点。杜曙波老先生作为写农村、表现农村生活的老一代作家，宝刀未老，思想见解仍然那么独到、稳健。他

迫切地感觉到，我们当下的文学对农村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他乐意为这项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精力和深入的探究。多年来，杜曙波先生以他自己的文学方式不断发言，写下了数百篇表现农村、刻画农村的小说作品。他非常赞同我们对农村书写采取的纪实方案，这也是他对小说艺术的一贯追求。杜曙波先生的小说大多采用了纪实风格很浓厚的表现角度，追求一种实而不华的小说效果，使用一种实而无华的语言。贴近农村，贴近农村的人和事，力图追寻农村生活背景中最真切的人性境况和际遇。

说实话，当初有这个发现的时候，实在是让人很惊讶的。

我和杜老先生的儿子杜峻晓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一个在文学界，一个在新闻界，但彼此相知，交情甚笃。有一天，我们谈到农村生活怎样书写的问题时，他从包里随手拿出几篇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作品让我参看一下。作品没有署名，我读了之后，感觉到写得很有味道，赶紧打问作者是谁，这才知道原来是峻晓同志的父亲，一位在教育战线奋斗一生但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爱好的教师，不禁肃然起敬。

在我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小说后，杜曙波先生和我联系多起来，我也看到了更多的来自他笔下的小说作品。我们在写作上的交流于是也就日益深入，只是因为工作、生活上的琐事太多，我一直没来得及把这些交流的成果做一个很好的整理。交往的时间长了，我对杜曙波的文学观念、价值倾向和语言特征都是很熟悉的，我认为他的小说对农村问题的写作方式，具有文学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特质，因此对当今写作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启示。

在这里，我主要想说说他写短篇小说的特殊方式，是如何区别于当下一些涉足农村题材的小说的。

他的短篇小说，每篇有每篇的特点，变化是很多的，但有一点不变，那就是关注农村社会的现实变迁。比如，《墙》这个短篇小说，写得很短，但是事件内在蕴含的意义却没有受到损失。小说写了一个山村杏儿岭的故事。这是个只有五十二户人家的风水宝地，“风水好”的依据就是村北头的一堵大墙，“长千余米，厚八米多，高达数丈。它傲然屹立，像屏障似的护卫着村庄。”光绪三年，这堵墙保佑过全村人免受饥荒侵扰，成了一堵“神墙”。于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老支书牛顺保把一面“严禁取土”的牌子挂在墙上，一直捍卫着这面圣墙。支书换了一届又一届，墙倒了又立起来，牌子摘掉再挂上。这是个固执人干的固执事。牛顺保固执，杏儿岭的人也固执。这是个关于感恩的故事。杏儿岭的人们因为一次古老的神秘的庇护事件感谢这面墙，这种感激又最集中地荟萃到老支书牛顺保身上，再通过他延续到新支书甜娃身上。金钱社会来到，势如猛虎地吞噬了许多珍贵的东西，但这面代表感恩的墙不能倒下。这就是杏儿岭人的信念，也是作家杜曙波的信念：时代虽然不停变迁，但

人性深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始终是不能被摧毁的。

《墙》写了一个农村老人的“信念”，小说《亮点》则写出了被称为四婶的农村女人的“向往”。还是在杏儿岭。四婶的儿子结婚了，小夫妻在守旧老人们看来过的是过分亲昵的恩爱生活，而这对年轻人对世俗意见是不管不顾，只想着爱情这件事。“爱情”，这个听起来陌生得不敢说出的词语再次激活了四婶对它的向往。丈夫出门打工挣钱去，四个月没回来，她有些发痴了，在心里想念他。几十年不变的感情生活，在时代变迁里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浪花不大，但看起来很美。小说《一座碑楼》写一个过时的老农民李天德的生活哲学：“人的手里得攒点钱，儿有女有，不如我有，左手有，不如右手有！”用他的女儿多多的话说就是：“看来，爸是怕哩，怕哩嘛！”李天德的终生目标，就是要攒钱，卖凉粉，攒下钱后就秘密地存放在一个大缸里，足足攒下五十多万元。这个钱，老婆不能问，女儿和上门女婿不得打探，连村里人的猜测、议论都激起他的厌恶之情。绝不外借，绝不露光，一辈子装穷扮寒酸，不吃不喝不张扬，只求个心里踏实。时代虽然变了，李天德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人生哲学。上门女婿民权跟他商量盖房，于是把李天德给惹恼了。临死，他竖起五根手指头，把自己确定无疑地归入到那个守财奴行列。这个关于“秘密”的故事写得不紧不慢，但很抓人。它写出了人的一种守旧状态，以及这种状态的可悲、可怜的一面，但同时也间接拓展出中国农民苦难多舛的命运背景，读来让人感到沉重。

挖掘提炼生活中美好的部分，张扬美的信念，这是杜曙波切入农村生活写作的独特角度，更是他看待生活的特殊方式。

写农村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样的人物，也无论我们掌握着什么样的语言技能，对农村写作本身来说，总有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沉淀于我们生活的底部。

那些不变的东西其实一直存在着，需要我们深入生活去寻找，去思考。杜曙波作为老一代作家中仍笔耕不辍的一位，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老作家杜曙波建立了、推广了属于他的特殊的写作方式，并且写得很到位，就艺术表现上说，许多小说体现了精确的美学原则。这样，他的写作就建立在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上，值得信赖，值得一读。窃以为，在这个艺术创作也在公然放弃信念的时代，当下写到农村生活的作家们应该以此为鉴，获取其应有的启示。

是为序。

（作者为《延河》杂志常务副主编）

目 录

代笔	1
娟娟嫂子	7
三妹	12
春娃葬母	36
孝子	41
烧炕	46
巧姐	51
怪客	62
瓜瓜	70
栽树	78
墙	85
还花	92
满月酒	102
带血的唢呐声	110
亮点	119
报到	127
判决	139
寻杯	150
保人	158
书记的头发	167
远行	178
一座碑楼	194
杨红老师	211
心病	231
后记	246

代笔

早晌，我从地里回来，刚把草帽子挂在院子里的墙上，就听得爷爷在北屋里大声喊：“是春生回来了吗？”

我说：“是呀！爷爷，有啥事吗？”

“有哩！我等你好一会啦！”

我连忙跑到北屋里，只见屋子当心的油漆小桌上放着两张信纸，和一个长条信封。爷爷捋着一把白胡子，坐在桌子边抽旱烟。见我进来，他丢开烟袋，眯起眼睛，笑着说：“春生，还是你的老活路，再给爷爷代代笔吧！”

我噘了噘嘴，歪着脖子说：“啊呀！爷爷，你怎么又要写信啦？人家下地回来还没有洗脸呢。”

爷爷笑嘻嘻地说：“那你就洗了脸再来吧。”

我“嗯”了一声，扭身走出来了。

说来倒不是我手懒，不愿意替爷爷写信；提起给爷爷代笔来，我还有一肚子四五六哩！

两个月前，我初中毕业，返乡当了社员。到家那天，一进家门，爷爷问我：“春生，你回来参加农业生产，是老师动员你的，还是个人自觉自愿的？”

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我自觉自愿的，要不，张校长怎么还在毕业典礼会上表扬我呢！”

“这就好！这就好！像咱贫农门里的子弟！”爷爷笑容满面地说：“你回家乡，爷爷欢迎你！从今以后，有些事我也再不用求人啦。”

“求人干啥呀？”

“譬如，代我写个信什么的啦。”

我一拍大腿，满不在乎地说：“我还当是干啥了不起的事哩，写个信，那不成问题！”

爷爷听了，微微一笑，用他那长满茧子的粗硬手指，抚着我的头，慢慢地说：“你这娃呀，书念的不多，口气可倒不小！当了个中学毕业生，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那又怎么的啦？”我一边犟着嘴，脸却不由得涨红了。

爷爷从前是个老长工，眼下是我们大队的贫协主席。他的事情满多，整天都是挺忙的。让我代他写信，不是中午歇晌，就是夜半更深的时候。有时，我干活累了，揉着眼睛，想往后推，他就沉下脸，说：“你不是下决心在农村里锻炼吗？少睡会觉，就受不了啦！我像你这么大时，早给人家做了三年长工啦！可你，还像个奶芽芽！”我只好红着脸写起来。哪一页写得参差不齐，他便叫我重抄一遍。爷爷这样严格要求我，我并不生气，我知道他是为了教我成

人啊！但是，这样的花钱费工夫，胡乱写信，我是很不乐意的！有一天，我噘着嘴说：“爷爷，我对你有意见了！”爷爷仰起脸来，笑嘻嘻地笑了一阵，说：“好好好！咱爷孙俩就开个生活会吧，有啥意见，你全盘端出来。”我说：“我对你胡乱写信有意见！”爷爷吃惊地说：“春生，你说说我给谁胡乱写了信呀？”我说：“你看你，给省报写信，给县剧团写信，给土产公司写信……一个月就写了五六封信！”爷爷说：“不错！信的确是写了那么多。不过，你得想一想，咱队的贫下中农，为了争个秋田大丰收，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要不要向省报反映？那一天，贫下中农代表开会时，都说大伙希望多演些小段的眉户戏，这要不要向县剧团说一声？还有，去年秋天，咱队添的竹筴帚少，今年又是丰收年，要不要叫土产公司早点采购些竹筴帚……你说说，我写的这些信，那叫胡乱呀？”爷爷一下问得我低下了头。他狠狠地盯我一眼，又说：“春生，咱家是贫农，我是大队的贫协主席，这些事，就应该由咱们来反映！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找人代我写过三十多封信了。凡是我看到的情况，该向外面反映的，我就找人写信。花邮票，费工夫，只要对咱工作有利，我就心甘情愿！可是，你，哼！”他一扭脖子，不再和我说话了。

今天，爷爷又叫我给他代笔，我虽然嘴里嘀咕着，可仍不敢不写。急急忙忙地抹了两把脸，便跑到北屋里，代爷爷写起信来了。

这封信，是写给县供销社党支部的。在信上，爷爷列举了几个老贫农的话，表扬了他们的女货郎范淑芳同志，并要求供销合作社在农忙时节，增加串乡的次数。当天后晌，信就寄走了。

信寄走后的第三天晌午，我刚走出家门，就碰上个胖乎乎的中年干部。跳下自行车，和和气气地问：“玉奎大爷的家在哪里？”

玉奎就是我爷爷的名字。我正要答话，爷爷就从门里走出来，笑容满面地说：“同志，你找我有啥事呀？”

那干部一步跨上前来，双手握住爷爷的手，连连摇着说：“啊，你就是玉奎大爷呀！真好！真好……”爷爷连忙把他让进家里。坐定以后，那干部说：“我是县供销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接到你的来信后，我们认真地做了研究，大家都说，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每逢一、三、五、七、九，都让范淑芳同志到马家堡这一带来串乡。玉奎大爷，我们在工作中，很想经常听到咱贫下中农的意见。希望你今后多给我们写些这样的信，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爷爷说：“我是个睁眼瞎，当了多半辈子的长工，笨手笨脚的，哪能写了个信呀！”

供销社的支书指着我说：“你写不了，就让这个小同志帮你代代笔。”

“这是我的孙子，名叫春生。我给你们写的那封信，就是他代笔的。”爷爷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同志，不瞒你说，我这小孙子啊，还批评我胡乱写信哩……”

“啊呀，爷爷，你！”我一扭身子，红着脸撅起了嘴巴。

他俩都仰起脸来，哈哈大笑了。

过了两天，县剧团给爷爷来了信，县广播站也给爷爷来了信，省报还在“贫中下农来信”一栏里，登载了我代爷爷写的信。看了报后，爷爷喜欢，我更喜欢，满村社员奔走相告，传播着这个喜讯。当天晚上，公社马书记来到我们队里，在社员大会上，又一次表扬了爷爷的老贫农风格。散了会，回到家，我兴冲冲地说：“爷爷，这下，我懂得了你写信的意义啦！”

爷爷笑着说：“你说说，到底有啥意义？”

我说：“书记表扬，大伙鼓掌，这还没意义？”

爷爷说：“哼，你呀，就看到这个。意义并不在这里，要紧的是我们应该起到一个贫农应起的作用，为大家业尽点力量。你好好想想，爷爷说得对吗？”

我眯着眼，点点头。

第二天后晌，爷爷接到个通知，通知上说，县上要开贫协主席学习班，第一期就让爷爷去学习。爷爷喜欢得连忙准备起行李来。他走的那天，我一直把他送到县城里。我帮爷爷报了名，安排好住处，才骑着车子回来了。

秋天来了，柿子红了。南坡梯田上一行行柿子树上，像挂了一个个好看的小灯笼。柿子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土产，往麦地送粪时，我听得几个社员在议论柿子。这个说：“今年柿子丰收了，一定多给咱晒些柿饼哩！”那个说：“丰收多分，这还用问吗？”另一个接着说：“咱们给队上建个议，今年咱们的柿子，每人至少要比去年多分五十斤！”听到这些话后，我想起了爷爷，要是爷爷在家，肯定要把社员的这些希望让我给他代笔，反映给省报哩！眼下，爷爷不在，我干吗不把我听到的反映，也给省报写封信哩？于是，吃罢晚饭，我便凑在灯下写起信来，把我听到的话和自己的想法全写进去了。

信寄走后，我简直是掐着指头过日子哩。上次代爷爷写信，没过十天，就在省报上登出来了。我想，我写的这封信，十天登不出来，半个月后准能见报。一天，两天，三天……十天过去了，半个月也过去了，可是，还没有登出来，我很奇怪，心一横，再等五天，看看咋样！

五天头上，吃罢早晌饭，我就早早地站在村口，等邮递员同志送报来。哪知，没有等来邮递员，却等来了爷爷。爷爷的学习结业了。他扛着铺盖卷慢慢向村里走来了。我尖声叫了一声“爷爷”，便猛扑过去。我跑到爷爷跟前，笑着问：“爷爷你们结业啦？”爷爷“嗯”了一

声，连看也没看我一眼，仍然不停地朝前走着。我又说：“爷爷，把你的铺盖卷给我。”他把铺盖卷递给我，又一声不吭地走了。我很奇怪，悄悄地向爷爷看了一眼，只见他嘴唇紧闭，双眉倒竖，满脸皱纹又密又深，像石头雕下的一般。这一看，吓得我不敢再吭声了，耷拉着头，跟着爷爷往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爷爷坐在北屋里，脸仍然是阴沉沉的。为了让爷爷高兴些，我便拣些爷爷爱听的事儿给他听。我说：“爷爷，你学习去了以后，我也给省报写了一封信……”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爷爷猛地大吼一声，从口袋里掏出封圆鼓鼓的信来，“乒”地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我倒吸了口气，手哆嗦着拿过桌上的信，取出一看，里面有我给省报写的信，还有省报给爷爷来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马家堡贫协主席：

你队返乡青年、贫农儿子马春生的来信，已经详细研究过了。我们认为，他在信中所反映的情况，不是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的声音。现在把信转寄给你，希你作慎重处理，并把处理的结果，告诉我们……

看完信后，我脸红心跳，鼻子发酸，真想哭出声来。我抬起头来，爷爷不知什么时候已出去了。我呆呆地站在桌子边，一动不动。

过了好一会，爷爷领着一伙人走进来了。我以为爷爷要开贫下中农组长会了，便扭身向门外走去。这时，爷爷大声说：“春生，你别走！”

我说：“你们要开会，我站在这里干啥呀？”

爷爷说：“今天是开你的会，把你给省报写的信，给大伙念一念！”

我怯生生地说：“念这信干啥呀？”

爷爷说：“让咱们这些贫下中农听一听，看他们能不能通得过！”

我只好硬着头皮念起来，哪知信一念完，屋子里马上“炸”了！

满头银发的三娃奶奶说：“春生，你信上说的那些话，我头一个通不过……”

“我也通不过！”海山爷爷山羊胡子一抖一抖地说：“洪有、得才那几个人，能代表咱贫下中农吗？别看他们不是地主、富农，可他们私心重，光想个人发财的路路，他们的话能说到咱贫下中农的心眼上吗？”

这时，爷爷插嘴道：“他们的话没有说到咱贫下中农的心眼上，这是事实；可大伙得说说，咱们这些人，心眼里是咋想这丰收和分配的事儿呢？”

红光满面的喜子大伯说：“咱先说两句。柿子这东西，是咱们这里有名的土特产。我听县

委王书记说，咱县的柿饼，每年都有好几百万斤运到国外，给咱们换回各种机器，支援国家建设。你看看，咱们还能把这么大的事扔到耳朵后边，光顾着自家多做几个柿饼吗？按我说，应该先国家后个人！”

“咱同意！”早已等着发言的大个子海娃，一拍屁股跳起来，大声说：“咱们不论啥庄稼丰收了，都应先想到国家，想到工人老大哥，要是光想到自己，那是老鼠眼——看不远！咱贫下中农可绝不是这号人！”

大伙越说越多，越说越热烈，说得我汗流满脸。最后，爷爷说：“大伙说的话，我全赞成。这样的话，才是咱贫下中农的心里话，才值得向咱们省报反映反映哩！”

大伙都瞅着我说：“那就让春生再给咱代代笔吧！”

“我代不了！”我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便含着眼泪，扭身向西屋去了。

我呆呆地站在西屋桌子边，心里不知是个啥味道。我听得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经过西屋门口远去了。不多会，爷爷走进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春生，刚才，你那个样子可不好啊！”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

爷爷走近我，亲切地抚了抚我乱蓬蓬的头发，慢慢地说：“春生，你刚回来时，不是说写信不成个问题吗，如今你看看有问题没有？眼下看来，要把咱贫下中农的话写出来，单凭会写几个字还不行，要紧的是要和咱们贫下中农操一条心，说一样的话，时时坐在一条板凳上。要是没有这个，今后你写什么也要出娄子！”

我说：“今后，我宁愿干一整天活，也不再给你代笔了！”

“你不愿代，也得代！”爷爷眼圈红红地说：“咱们贫下中农，过去都是睁眼瞎，在有钱人的笔杆子下面，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解放后，党和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有了吃，有了穿，还把你培养成个中学毕业生。这就应该好好为咱们贫下中农服务哩。可你呢，出点漏子，碰个钉子，就想甩手不干。这像个贫农子弟吗？啊……”

我的鼻子一酸，眼珠便滚在眼沿上了。

当天晚上，我熬了多半夜眼，替爷爷写好了信。次日清早，便早早地寄走了。

七天过后，爷爷的信，又在省报“贫中下农来信”一栏里登出来了。那天晌午，我接过新报，跑回家里，便急切地看起来了。看了一遍，又一遍，正看得起劲，爷爷回来了。我跳起来把报送到他的眼前：“爷爷，你看！”

爷爷说：“马会计已念给我听了，你看吧！”

“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我兴奋地说：“爷爷，通过这个事儿，我心里算是亮堂啦！我明白了要想为贫下中农服务好，必须首先和他们变成一个心眼儿。今后，我一定要紧握笔杆，

替爷爷代笔，替咱贫下中农说话！”

爷爷笑嘻嘻地拍了拍我的头，说：“这才像个贫农子弟哩！”

我低下头，甜滋滋地笑了。

1965年4月

娟娟嫂子

过中秋节的时候，我的哥哥结了婚。新嫂子名叫娟娟，是个纯厚谦和的农家姑娘。因为我们队里的妇女队长雪雁，也在中秋节出嫁了。所以，娟娟嫂子过门三天后，便被选成了妇女队长。妈一听这事，既喜欢，又担心。那天，我们选举完毕，一进家门，妈就笑嘻嘻地迎上来，嘱咐娟娟嫂子道：“娃呀，新媳妇刚过门，正是争名声的时候，当了队长，抬脚动步，可都要留心呀！”接着，又扭过头来对我说：“绵绵，你嫂子才来，人还不熟，有个啥事，你帮着点，可别叫出了岔子！”我撇撇嘴，说了句：“放心！”便拉着娟娟嫂子跑到她屋里去了。

娟娟嫂子是个共产党员，在娘家时，就当了好几年的妇女队长；这次一上任，她便像个轻捷的小燕子似的，满村飞开了。

这天晌午，男劳力去耙地，妇女们到东崖上柿树园里分柿子。一吃罢午饭，我便和娟娟嫂子相跟着到柿树园里来了。柿树林下一堆又一堆的柿子，像灯笼似的红得发亮，招人喜欢。不多会，提篮挎筐的社员们，便笑容满面地涌来了。宁静的柿树园，顿时变得像古庙会似的热闹。我帮着娟娟嫂子记记账，过过秤，就忙了我个满脸流汗；嫂子给社员们装篮抬筐，那就别提有多忙了。当这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太阳离落山也就剩下两竿高。可是，还有有喜和渺娃妈两家没有分；等了好一会，还是等不来。我们把有喜家的柿子称好放在一边；渺娃妈是五保户，身子常常有病，我们便决定把柿子送到她家里，再顺便叫声有喜妈。

我和娟娟嫂子抬着一筐柿子还没有走到村口，就看见有喜妈提着个大竹筐迎面走来了，看见我们俩，她远远地就大声喊：“啊呀呀！你们怎么回来啦，我家的柿子还没有分哩嘛……”

娟娟嫂子连忙答道：“二婶，你家的柿子，我们已经称好放到一边啦，你快去拿吧！”

有喜妈走到我们跟前，顺手在筐里拿出个柿子捏了捏，笑着说：“啧啧，这柿子都还硬硬的嘛，我还说今年吃不成柿饼哩！”说罢，便朝着柿树园飞快地走去了。

我们给渺娃妈送去柿子，回到家里后，娟娟嫂子回她屋里去换衣服，我到东房里喝水，猛然门外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我连忙跑出二门，恰好和有喜妈碰了面。没等我开口，有喜妈就朝着我一指一指地嚷道：“你们当干部的就是金嘴、银嘴、玉石嘴！你们分的是硬柿子，把那些软囊囊的柿子全分给我，叫我全做醋吗……”

我禁不住大声道：“谁说我们全分的硬柿子，你作了调查啦？”

“还调查他娘个脚哩，你刚才抬的，不全都是硬柿子吗？”

“你五十半百的人啦，张口就胡说，真该作个典型！”

“你就把我做了点心！你就把我做了点心！”她冲到我的跟前，唾沫星子四溅着嚷道：“分

了硬柿子不用说，还想吃我这点心！吃！吃！吃……”

没等她说完，我就“咯咯咯”地笑得伸不直腰了。原来，她是把“典型”听成“点心”了。有喜妈见我笑成这样，她也呆愣愣地站下来了。

就在这时候，娟娟嫂子从屋里跑出来了，她喊了声：“大妹子，你！”便把我往后一推，又面向有喜妈说：“二婶，你这可是误会啦！刚才，我们拾的那柿子，是队上为了照顾五保户，特意给渺娃妈挑出来的。今年秋季，雨水多，柿子在树上就软了，咱们一般的社员，分的都是一半硬的，一半软的，我家分的软柿子，比你的还多，眼下，柿子还在院子里放着哩，你进去看看吧……”

有喜妈到院子里看了看柿子，“唔——”的一声，红着脸扭身就往出走。要不是娟娟嫂子在跟前，我真要她吃不了兜着走哩！可是，娟娟嫂子不只给她和和气气地解释了一番，还一直把人家送到大门外，好像倒是我错怪人家似的，气得我一扭身回到屋里。

西北风呼呼地刮了一整夜，次日早上，村东地里，白牡丹似的棉花朵子开了满满的一地，队上的女劳力便全部出动摘棉花。我和娟娟嫂子刚刚来到地头，猛听得有喜妈在背后大声道：“队长，你倒早早地来啦！”

娟娟嫂子回过头来，红着脸说：“二婶，今后就叫我娟娟吧！你开口队长，闭口队长地叫，我可烧得受不了啊！”

有喜妈“啧啧”了一阵子，才看着娟娟嫂子的脸，笑着说：“看看有多和气，二婶一辈子就见这号人，有空了到咱家来串门吧！”她说罢，便扭身往自己小组摘棉花的地方去了。走得很远了，还听见她故意提高嗓门对人说：“我说人家娟娟啊，可真当当是咱巷头一个和气的媳妇哩！”

我和娟娟嫂子每人占住两垄棉花往前摘着。娟娟嫂子手脚麻利，摘得干净，摘得快，不多会，便把我拉了老远。我不甘心在新嫂子面前落后，赌着气，头不抬，腰不伸，一心要和她见个高低。可是，当我赶到她刚才摘的那地方时，一抬头，却不见人了。我加了把油，一心想把她甩到后面。那知过不多会儿，她又赶过了我，回过头后，眯着眼喊道：“大妹子，加油啊！”我用力地赶上去，赶到时就又不见人影了……太阳升到头顶，我正准备坐下来休息一阵，猛然，秋菊跑来对我说：“绵绵，你听，北边好像有谁在吵架哩！”我抬起头来一听，可不是！前后一看，娟娟嫂子又没踪影了。我和秋菊放下棉花筐，撒腿就往吵架的地方跑。跑到那里，我一下呆住了：原来是娟娟嫂子和有喜妈在吵架。

娟娟嫂子声音沙哑着说：“二婶，这也不是大吵大闹的事，让大家说说，像你这样光抢大朵子，撂下小朵子不管，是不是会给队上造成损失……”

没等娟娟嫂子说完，旁边的一些中年妇女就嚷开了：“要像她这样摘法，我一天能摘三百斤！”“光为自己多挣工分，不顾队上，这还叫社员啊！”“五十半百的人啦，真是……”

哄哄哄的议论声，压得有喜妈不吼叫了。她狠狠地瞪了娟娟嫂子一眼，像是和谁比赛似的，仍然一声不吭地抢着大朵子。

娟娟嫂子一步跨到有喜妈的面前，短短的头发，“扑鲁”一甩，大声道：“这是集体的事，说你不能摘就不能摘！”有喜妈身子往前一冲，歪着脖子吼道：“我是北里村的社员，你有啥权力不叫我摘？”

“要摘，先得返工！”

“返工？我不摘啦！”有喜妈一拍大腿。提起筐子，象股旋风般地走了。走到地头上，她还回过头来，拉着又长又尖的声音喊道：“好个不叫的草驴，老娘这才算认透你啦！”

娟娟嫂子，脸色煞白，嘴唇发青，胸脯一起一伏，看见社员们都在看着她，她微微摇了摇头，嘴用力地闭了下，像是咽下个什么难咽的东西似的，停了会，才说：“都快点摘吧，看天色像是要下雨了！”

晚上回到家里，娟娟嫂子吃得很少，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便安慰她说：“嫂子，有喜妈是咱们队的特殊社员，她私心重，爱说闲话，谁要是顺了她的心意，她能把你吹嘘得上了天，谁要是伤了她的脾气，她准把你骂得半文不值，左邻右舍都很讨厌她，你可别把她说的话往心上放啊！”

娟娟嫂子说：“这个我知道，我是在生气我哩。结婚前，党支部给我作鉴定时，同志们都提我在工作中性子暴，肯动牛脾气，唉，今天又犯了。”

你看，她受了人的骂，反倒检讨起自己来了。我没法再说什么，睡梦里却整整和有喜妈吵了一夜。

一连突击了三天，棉花刚刚摘完，果然下雨了。绵绵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五天五夜，四面的群山严严实实地罩在云雾里。队里场厦底下的一大堆玉茭穗，里面已经发了热，如果不赶紧脱粒晾干，玉茭就要发芽子。可是，天下着雨，队上又没有宽敞的地方，于是，队委会决定把玉茭穗分给社员，号召大家，快脱粒快晾。这一天，娟娟嫂子可忙坏了，她戴着草帽，裤腿挽在膝盖了，从上午一直忙到天黑。第二天早上，我刚从炕上爬起来，她就笑眯眯地跑到我屋子里，说：“大妹子，你帮我干个事吧？”

我忙问：“啥事呢？”

“打玉茭。”

“给谁家呢？”

她身子一扭，撒娇似的说：“现在还不告诉你……”

昨天早上，队委会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号召团员们帮助劳力少的社员们打玉菱，因此，我没再细问，就跟着她走出了家门。

毛毛细雨仍然淅淅地下着。娟娟嫂子领着我来到队部旁边的小屋子里，指着一堆玉菱穗，笑着说：“就这点任务，加油吧！”

我和嫂子忙了整整一早起，才算把这堆玉菱穗打完了。我们把打下的玉菱装到棉布口袋后。娟娟嫂子将那个小点的口袋提起来，往我肩上一放，下命令似地道：“扛上走！”

我连忙笑着说：“你叫我往哪儿扛呢？”

娟娟嫂子说：“有喜家。”

“有喜家？”我把肩上的口袋，“咚”地摔在地上，脖子一扭，生气地说：“你还没叫人家骂够啊！”

娟娟嫂子抿着嘴“吃”地笑了一声，才说：“有喜妈这几天有病，她儿媳妇花花也到娘家去啦，玉菱子没人打；昨天黑夜，队委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咱们家的已经干完啦，没有和你商量，就把这活儿接受下来了……”

我没好气地说：“按这个情况，咱们实在应该帮一把哩，可是，她……”

“她怎么啊？”娟娟嫂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多亏我刚才没有告诉你咱们是给谁家打玉菱哩！咱们当干部做工作，可不能光想那些啊！快走吧！”她又提起口袋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这下，我才噤着嘴前边走了。

我俩一进有喜家门，就听见有喜妈在屋里高喉咙大嗓子地嚷道：“好狠心呀！好狠心呀！我病得成了这个样子，你一去就不知道回来啦……”

我和娟娟嫂子立刻“陡”的站住了。这时，听得有喜媳妇声音颤颤地说：“我到娘家那天，我爹着了凉，浑身烧得像滚了似的，第二天，刚好了点，天又下雨了……”

“下雨咋哩？你就不知道队上这几天正分东西吗？昨天人家都分了玉菱穗，咱们的还不见踪影呢！”

“不管咋样，队上还能少了咱的！”

“你不知道，那草驴才和我吵了架！人家和咱心头不对，光给咱剩些嫩玉菱，过几天你喝西北风去……”

听到这里，我跺了下脚，扭身就往出走。娟娟嫂子紧咬嘴唇，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又站住了脚，就在这个时候，有喜媳妇从屋里走出来了。她见了我俩，眼睛一亮，眉毛一跳，“啊”地尖叫了声，便直扑过来了。

娟娟嫂子的脸上，又恢复了正常的颜色。她像刚刚走到这里，根本什么话也没有听到似的，微笑着说：“大嫂，冒雨回来的吧？”有喜媳妇忙接下我们肩上的东西，连声“嗯嗯”，说不出话来，娟娟嫂子走进屋里，大声问道：“二婶，你的病好点啦吧？”

有喜妈的脸早已变成了猪肝，她摊开双手，圆睁着奇怪的眼睛，坐在炕上，“你你你……”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娟娟嫂子大大方方地走到炕边，说：“二婶，因为你有病，花花嫂子又不在家，这些玉菱穗都还不干，要不赶紧打了晾开，怕就要长辫子（出芽子），我们把你家分的玉菱，打好送来啦！原来的穗子是一百斤，打了以后，净粒儿六十二斤，你收下吧，我们回去啦，改天再来看你！”话毕，便扭身走出来了。有喜妈真听呆了，当我们走到她家的二门口时，才听得她声音抖抖地说：“我……我不送你们啦……”

过了两天，有喜妈的病好了，她一见了人，就说娟娟嫂子这个好，那个好，社员们都知道她那个嘴，谁也不愿意听她的。可是，大伙都一声响地喝彩我嫂子；返乡的中学生，还给她编了段顺口溜，登在队里的黑板报上。我的心里很喜欢，妈更是乐得睡不着觉。一天，我回到家里，把大伙夸奖她的话，都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了；我想，这下嫂子该乐，哪知她听罢，却轻轻“嘻”了一声，红着脸低下了头。

嗨，真奇怪，受到赞扬，她倒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啦！

1963年6月